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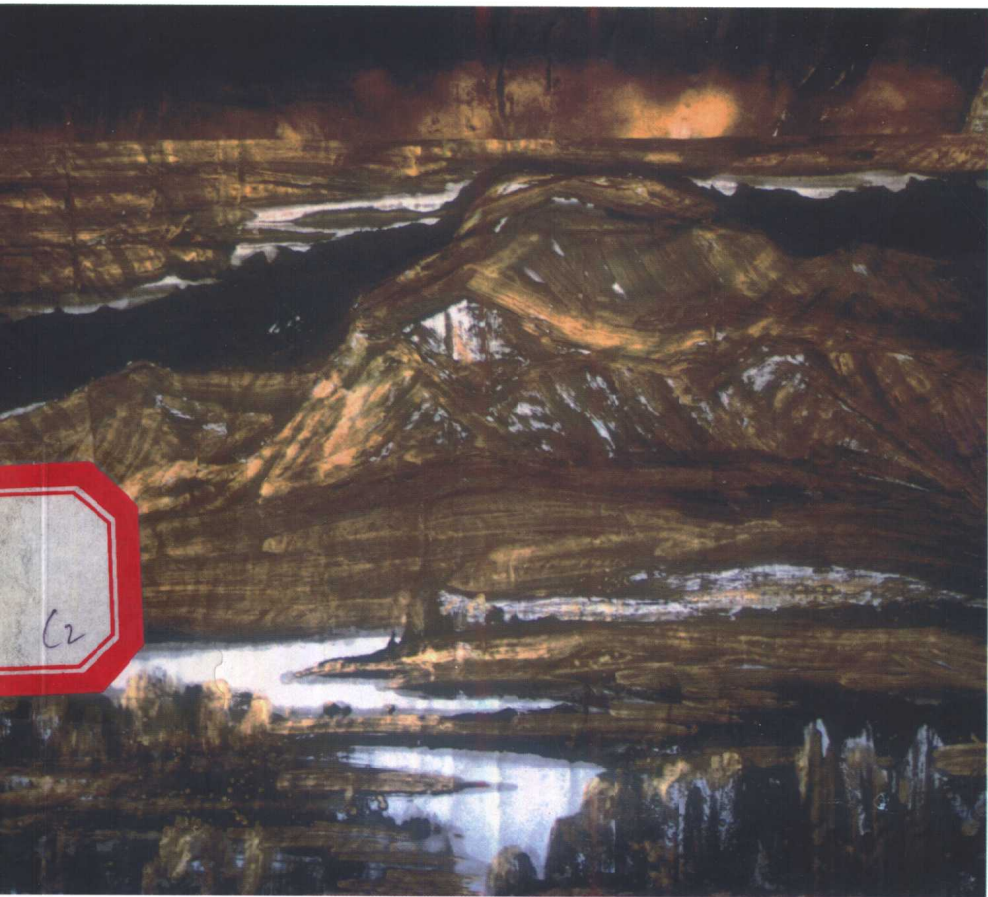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天心与人心

中西艺术体验与诠释

魏明德 沈清松 邵大箴 主编



天 心 与 人 心

——中西艺术体验与诠释

魏明德 沈清松 邵大箴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心与人心:中西艺术体验与诠释/魏明德,
沈清松,邵大箴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ISBN 7-100-03593-7

I. 天… II. ①魏…②沈…③邵…

III. 艺术—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J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6904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天心与人心

——中西艺术体验与诠释

魏明德 沈清松 邵大箴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593-7/J·2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5/8

定价:15.00 元

目 录

代序:本真、交谈与天音	沈清松(1)
导论	魏明德 沈清松 邵大箴(6)

第一部分 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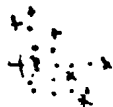
康德的星空与心动	马 蒂(15)
巴赫音乐——天与心的体验	夏 履(29)
中国佛学的心论	方立天(56)
道与意境——兼及天与心的体验	李金远 李远国(70)

第二部分 交流

中西美学的比较与会通——以庄子 为中心的探讨	沈清松(91)
中西美术中象征形象与观念的比较	邓福星(113)
艺术中之丑——“宁拙勿巧,宁丑勿媚”	幽 兰(124)
两座高峰 一样多彩——中西艺术的审美比较	陈 醉(144)

第三部分 体验

拒绝抑或借鉴——浅谈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 对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态度	邵大箴(177)
---	----------



2 目 录

冲击与回应——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

- 20 世纪中国画坛 林 木(192)
- 游风游心:我的艺术体验 笨 笃(211)
- 瓶渊扬花..... 笨 笃(219)
- 流光与幽暗的对搏——评李金远画作..... 笨 笃(222)
- 后记:声音之灯 魏明德(226)
- 结语:一个阶段性的观点 马 蒂(232)

代序：本真、交读与天音

沈清松

本书是宗教心灵、艺术巧思与学术探讨三者交融的产物，亦是天心、人心、诗心相会的机缘。对于读者而言，本书读起来是一自足的文本，必将在心中引发无穷哲思与美感的涌动。不过，对于参与整个文本形成过程的我而言，本书的文本中还包藏着一些迄今仍令我心悸动的体验。

在台北利氏学社社长魏明德的诚挚邀请下，我参加了由该社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美术观察》杂志社合办的中法艺术交流活动。我从台湾政治大学上课期间挤出了时间，参加了此一活动的三个重要环节：一个画展，《天路历程——笨笃、李金远作品展》，那是一个由视觉到心灵、体味本真生命的飨宴；一个学术研讨会，《中西文化交流——当代艺术体验与阐释国际研讨会》，那是一次中西交谈、天人并论的思想盛会；一场音乐会，《夏履管风琴独奏音乐会》，那是一场由“听之以心”而至“听之以气”的天音之会。

整套系列活动是从视觉开始。这是一次二人联展。

这一边，一位来自法国的金发画家魏明德到四川作画。魏先生取“笨笃”为艺名，大概是取其拙朴笃实之意。他虽是法国人，却用中国笔墨画出了大梁山的景色与人物。浓黑的墨汁暗示着沉重与厚实。他所喜爱的主题，是劳动，是负重，是行旅，是人牵引着动物，是神秘而厚实的大地。那一边，一位来自四川的中国画家李金远，远赴法国的比利牛斯山区作画。宁静的山、流动的色彩，使你感到宛如有光自上洒下。在中国画的笔墨与色彩之外，李金远让我看到了光的效果，而且，光遍润万物并与万物同在，使整个画面顿时显得轻盈空灵。地上的屋宇如同教堂的尖顶，把大地蕴藏的动力指向星空。

表面上看来，满堂画室似乎纠结着笨笃与李金远的对比，浓墨对五色，黑漆对光明，沉重对轻盈。实际上，两人皆以生命的本真指向超越，且在骨子里都一样单纯而简朴，在画面的朴与拙中透显出对大地与生命的爱恋。他们两人的画把观画者带进了对永恒的沉思。

就在画展开幕之后，与会者移驾北京天伦王朝饭店，开始了思想与交谈的盛会，《中西文化交流——当代艺术体验与阐释国际研讨会》。首先由法国哲学家马蒂(F. Marty)开始讲述康德的星空与心动，畅述康德常感敬畏的天上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马蒂在康德美学中取其崇高之感，在道德哲学中取其尊敬之情，藉以连结人心与天心。然后，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立天教授，畅论中国佛学的心，一语“以心传心”，感动了在场的艺术家与艺评家

们。方教授一一解析“即心无心”“性净自悟”“众生心即是佛心”“无心合道”“平常心是道”诸说，使与会者对于佛教艺术的思想依据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随后，由我针对道家思想发言，这是中国艺术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我以庄子美学为例，说明中西美学的比较与会通的目的，在于对应当前世界思潮，尤其针对现象学、诠释学、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应可发挥本有特色，再造艺术光辉。像庄子主张原天地之美以达万物之理，是以美感为智能之钥。然其所谓美感，不是感性之美，而是本真之美，旨在开显道体、顺乎本性与达至精诚。庄子的美感精神，是悠游于无穷，是蜕变以至于物化，宛如庄生之化为蝴蝶，乃自由与美感之至境。庄子更以美指称人的生命体合于道，悠游于道的欢悦，此其所谓“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之意。

次日早上，由我本人担任主席，有三篇精彩的论文发表。首先由邵大箴教授主讲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态度。然后，回到传统中国艺术思想，由李远国教授发表与其兄李金远合著的“道与意境——兼及天与心的体验”。最后再回到中西比较的主题，由陈醉教授主讲，从传神与科学两方面比较中西艺术的审美原则。这三篇论文都十分精辟，也使我对中国艺术的美好远景益增信心。下午，在马蒂教授主持之下，由夏履(Ph. Charru)主讲巴赫音乐中天与心的体验，这是一篇十分精湛的论文，同时提供巴赫乐曲演奏的实例，可以说是一场

思想与音乐的盛宴，也是夏履先生当晚管风琴演奏的最佳导论。

当天晚上，也是我这趟北京之旅的最后夜晚，由于聆听一场音乐会而体会到充实之美。夏履演奏的管风琴对于我和北京的听众都是一桩新鲜的经验。北京音乐厅的这一架管风琴，自从建造以来大概没有演奏过几次。平常在这音乐大厅中只默默地扮演共鸣作用的巨型乐器如今发了声，而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夏履先生在这管风琴上演奏巴赫(Bach)、安岚杰(Jehan Alain)、梅湘(Olivier Messiaen)、蓝格烈(Jehan Langlais)的作品，后三位是法国当代作曲家。夏履对巴赫的了解十分深入，这点是我在其讨论巴赫的论文中领教过的。他认为巴赫的管风琴乐曲，经由作曲技巧与乐语结构，所透显的是天心与人心的对谈，超越一切形象，直透心灵话语。当夏履演奏巴赫的乐曲时，其神情严肃，是一种较为智性的演出，并未透露多少个人感情。然而，当他开始演奏法国作曲家的作曲时，整个神情与乐音开始活泼起来，把他自己对法国音乐的感情倾怀而出。时而旋律优美，曲调抑扬，美音勾景，此时须听之以心，于是美感油然而生；时而琴音共振，众管齐鸣，气势磅礴，此时则须听之以气，则有崇高之感浸透全身。

尤其当夏履演奏蓝格烈的《圣日体现》(Incarnation pour un jour saint)一曲时，我忽觉有一种感恩之意触及心房，这使我想起稍早夏履带着微笑对我说的：今夜，他

将在演奏之时思念他的老师。原来，蓝格烈正是夏履先生的管风琴业师。演奏完毕，我把这事告诉坐在我旁的方立天教授，方教授也感动良久，因为不只中国人，法国人也一样有尊师重道之情，真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很可惜，我因为隔天必须赶回台北给学生上课，未能参加最后一日的讨论与闭幕典礼。这是因为我坚持，身为老师，教学要认真，学生才能感受热诚而珍视其所学。不过，对于这趟架通中西与天人的艺术之旅，我个人虽因先行告辞而略有未完成之感，但却也足以让我珍藏于心，时时加以怀想，记取这真理与美感交融的吉光片羽了。

如今，整个体验与飨宴的文本部分得以在细心的编辑之后出版，我本人既感到无限的欢欣与喜悦，也充满了感恩的心情。不但要感谢曾与我共同参与并分享此一“本真、交谈与天音”的体验，来自法国、大陆与台湾的朋友们，也要感谢出版社用精致的面貌将此文本出版，使读者经由阅读中的心领神会与创造性的诠释，再从属己的本真展开天心与人心的交会之旅。

1998年12月25日序于指南山麓

导 论

魏明德 沈清松 邵大箴

1997年10月28日至30日,中台北利氏学社的大力协助下,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美术观察》杂志社联合主办了《当代艺术体验与阐释国际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法国大使馆、法国比利牛斯市市政府、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中法两国和中国海峡两岸的二十多位哲学家、美学家、音乐家、舞蹈学家、美术学家及艺术家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一次跨学科、跨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活动,它对美术乃至艺术、哲学和宗教领域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会议配合艺术展示活动的形式也具有独特性,为今后开展同类的研讨会创造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

艺术体验对天心与人心有何启发?面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诠释体验是会造成双方隔阂日益加深,抑或会找出进入对方文化的途径?这正是本书的中心问题。收录的文章为研讨会的精华,为现场讨论汇集更多智慧之后,转更为洗练的思想,将是另一场探讨的阶梯。

会议期间进行了两次艺术展示活动,一是在会议召

开前,《天路历程——笨笃、李金远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研讨会前举行的这次展览具有象征意义,它暗示出这次研讨会的宗旨与目的。一是研讨会第二天晚上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法国音乐家、也是这次会议代表的夏履的个人音乐会——《夏履管风琴独奏音乐会》。这正是夏履此次探讨的问题:“天与心的体验”。他认为,通过聆听,我们领悟神的话语,从而达到一种天与心,也就是最内与最外、有限与无限的交流。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美术观察》杂志社主编兼社长邓福星在画展上的发言,点出了本书的宗旨:“中西方对当代艺术的体验与阐释”,具有双重比较的性质,比较的范围包括:一、当代与传统。二、中国艺术和法国艺术,或者说是中西方艺术的比较。邓福星还特别强调了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在于:一、与会的代表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对所研究课题的切入角度亦有很大区别,因此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补益。二、出席这次会议的学者来自美术、音乐、舞蹈、哲学和宗教等学科,这些学科之间有较大差异,通过这次研讨会各学科之间可以互相受到启发,对学科自身建设起广开思路和互相沟通的作用,以深化各自领域的研究工作。三、在这样的范围内以及围绕这样的课题召开这种性质的研讨会较为少见,因此研讨会对今后广泛建立类似的学科间的对话和交流具有开启的意义。

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源流、交流和

体验三个方面。法国私立塞伏尔中心教授、《哲学资料》主编弗朗索瓦·马蒂,法国音乐家夏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宗教研究所所长方立天,四川师范大学李金远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远国,均就中西方文化源流相关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弗朗索瓦·马蒂的论题《康德的星空与心动》从美学判断形式入手,阐述其根本所在,同时提出美学的两种判断形式,美与崇高。随后论述了其中所表达的艺术思想,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最后讨论崇高显现心的法则,也就是道德问题,即人的天命所在。夏履在《巴哈音乐——天与心的体验》一文中指出巴赫的音乐创作源于正统的路德传统,并非再现图像,巴哈的创作体现的是信仰。方立天在《中国佛学的心论》一文中论述了禅宗心论的基本内涵,以人的内在超越的不同层次,谈论其精神实质,并简要分析了禅宗心论对绘画艺术的影响及其主要表现。李金远、李远国的《道与意境——兼及天与心的体验》一文探讨了道这一道家与道教的最高信仰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以及中国艺术和艺术家应该从中吸取的有益成分。它从“意境即道境”、“朴真为自然”、“人心通天心”三方面作了独特的考察,对中国美术理论中一些概念如“无法至法”等,都从道学的角度对其发展作了分析和透视。

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沈清松,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邓福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研究员幽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陈醉,则对中西艺术交流与回应作了现代的诠释。

沈清松的论题是《中西美学的比较与会通——以庄子为中心的探讨》,以庄子的美学观点为主要参照体系,比较和分析了西方的部分美学观。文中探讨了中西美学在当代思潮中,如何面对现象学、诠释学等等的挑战,再创辉煌。邓福星在《中西美术中象征形象与观念的比较》一文中,就象征形式探讨了东西方美术观念上的异同点。他认为中国美术中的象征形象具有实用意义,功利性较强;西方美术中的象征形象则具有较强的人文精神和认知成分;西方重道德教诲和对世界的认识,而中国重对未来的祈祝。幽兰的论文《艺术中之丑——“宁拙勿巧,宁丑勿媚”》,从对丑的分析开始,比较了中西方艺术观念的不同。她认为中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都导致了对描述的摧毁,后现代主义则创造新的神话,重构一种新型的天道与人心的关系。陈醉在题为《两座高峰 一样多彩——中西美术的审美比较》一文中,认为中西方艺术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只是由于民族精神内涵不同,以及工具、材料的差异,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对艺术体验问题予以关注的则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研究》、《世界美术》主编邵大箴,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林木,法国诗人、画家笨笃。

邵大箴的论题是《拒绝抑或借鉴——浅谈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态度》。他将中国现代主义的艺术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通过分析中国艺术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不同态度,试图说明产生这些不同态度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林木在《冲击与回应——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 20 世纪中国画坛》一文中,通过对 20 世纪中国画发展历史的回顾,认为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构成的强大冲击及面对这种冲击的普遍的响应,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画坛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大世纪性景观。《游风游心:我的艺术体验》是笨笃的论题,他讲述了自己学习中国画的历程,对心灵的自由、人的自由作了诗意的阐述。

马蒂先生的总结计有两点,一是他高度赞扬了研讨会的独特的设置。这次研讨会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学术活动,而是与具体的体验联系在一起。他说,正如研讨会的议题所言,是体验和阐释。而这次研讨会对他本人来说就是一次独特和重要的体验。二是在世界越来越具有“抽象的普遍性”倾向的同时,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他充满诗意地说,笨笃和李金远的展览就是东西方目光的相遇,也是中国人和法国人目光的相遇。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角度。如何既相互沟通,又能保持各自文化的特征,是个极为重要问题。表现主义是中国艺术的一个特征,而西方艺术则是写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具

有类的普遍性，而普遍性和根本的源泉有关系。马蒂先生最后表示，当我们肯定普遍性的同时，也要警惕失去文化的根基的危险。他认为：“所谓源流，乃是内在自由的心，热爱启示人性的多元形式。”

